

台灣喪親家庭關係之變化 與探究

蔡佩真*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喪親家庭關係的改變情形，以促進社會對於喪親家庭有更多理解與關注，促使助人專業得以發展適切的喪親關懷活動。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典範，以紮根理論為分析策略，研究對象是十四位癌症喪親家屬，進行喪親家庭訪視與深度訪談蒐集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喪親家屬之間的關係可能變得更緊密，可能有機會修通舊僵局，也可能變得疏離或是衝突對立。喪親會引發家庭認同危機包括：家庭氣氛空洞化的危機；對逝者典範依循的落差危機；家庭結構鬆散分化的危機。本研究發現：喪親家庭仍有維繫家庭認同的力量。本研究統整了喪親家庭關係的面向，將喪親家庭分成四類型，包括團結共渡型、悲憤衝突型、解脫更新型、淡漠解離型，這四類的家庭在情緒的屬性與處理方式、家庭認同、關係模式上各有特殊性。本研究也發現：家庭關係的品質決定家庭是支持系統或是壓力系統。據此提出討論並針對喪親服務提供建議，本研究結果希望能產生實質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的貢獻以促進喪親服務機制的建立，對於喪親家庭的協助能
確切找到使力點與定位點。

關鍵詞：死亡、喪親、家庭關係



A Study of the Changes in the Familial Relationship in Bereaved Families

Tsai, Pei-Je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how the familial relationship in a bereaved family changes,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bereaved families, and help the people-helping sector develop more appropriate care for the bereaved. This is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in which 14 individuals who have lost relatives to cancer underwent in-depth interviews for the researcher to gather information. The findings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reaved family members may become tighter, may serve as an opportunity for old grudges to clear up, or may cause them to become estranged or have conflicts. Familial-identification crisis caused by bereavement include: Hollowing of the familial atmosphere, differences in following the examples set by the deceased, and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ial structure. It is discovered in this study that a bereaved family still has the power to maintain the sense of familial-identification. In this study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bereaved familial relationship were organized, and bereaved families are plac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 Social Work,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stick-together type, the sorrow/anger-conflict type, the release and renewal type, and the estrangement and deconstruction type. These four types of families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heir emotions, how they deal with matters, familial identif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patterns. It is also discovered in this study that the quality of familial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whether a family is a source of support or stress. Based on the findings a discussion was conducted 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services for the bereaved were also proposed. It is wished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a service mechanism for the bereaved could be established and how social workers may best assist bereaved families.

Keywords: *death, bereaved family, familial relationship*



壹、前言

死亡事件會改變家庭生活的樣貌，促使家庭的氣氛與生活方式都有了變化，悲傷失落不只是個人內在的心理歷程，也是一種家庭歷程，Brice（1991）認為親人的死亡不只是一個軀體的死亡，對喪親者而言，那是一個世界的逝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結束，也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家庭，是個人成長與情感支持的重要所在，當家庭成員過世時，個人悲傷（grief）的過程與家庭悲傷的過程是同時進行且互相影響的（黃慧涵，1992）。Worden（1991）認為：「一位家人死亡所造成的任何改變都象徵著整個家庭的死亡，家庭必須完成從舊有中建立新家庭的功課」。當個人為失去親人而感到悲傷時，家庭也同樣承受著悲傷，悲傷失落不只是個人內在的心理歷程，也是一種家庭歷程（Dittmer, 1991）。這些喪親家庭的挑戰與處境如下：

一、喪親引起家庭系統的變化

家庭如何處理死亡的過程，對於各世代都很重要（Brody, 1974）。對整個家庭系統言，這是對家庭適應的重大挑戰，家庭需要努力去克服失落感與家庭功能的失常，並試圖重組。Bowen（1989）認為家庭如果失去或增加成員，系統會暫時導致失衡，死亡奪去家庭的某個成員，會使其他成員有情緒上的波動，家中若有另一個人設法去填補這個空缺，則家庭的系統與結構就會跟著改變。家中有意義的成員死亡，影響整個家庭的系統生活的變動以及家庭的悲傷反應，使其他家庭成員的角色關係失去平衡，同時影響家庭中的個人與家庭成員間的關係（林杏足，1996；Dent, 2002）。



Neugarten (1976) 認為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破壞了家庭的次序並擾亂生活的節奏，尤其是突發性或非家庭生命週期的轉變，對於家庭生活是種干擾與阻礙，會徹底地動搖並改變家庭系統，以致於個人或家庭再也無法回復先前的運作方式，家庭系統中任一成員的改變，皆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他成員，特別是家庭的失落的事件如離婚或喪親的事件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

家庭本來是避風港，是家庭成員彼此滋養的地方，但是喪親後的家庭卻可能出現衝突，不同的家庭成員對於死去的親人有不同的親密關係與情緒反應，每一個家庭成員有自己的悲傷表現，有時候家人還會彼此責備悲傷的多寡，增加彼此的壓力，悲傷好像變成了個人的任務，而家庭成員之間運用資源與支持系統的能力、情緒表達能力不同，有些成員例如小孩的悲傷很容易被忽略，都可能形成長遠的影響。此外，家庭角色與家務分工的變化也很大，逝者原來的家庭角色必須要由別的家庭成員來替代和承擔，例如母兼父職、或較長孩子要負責更多的家庭任務。有些喪親家庭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恢復平衡，但有些家庭卻陷落在風雨飄搖中，亟待協助與支援。

二、喪親引發家庭生活的危機

Parkes (1996) 認為喪親者生活的危機影響喪親的失落反應。特別是死亡而引起的次級失落 (co-losses)，例如因為喪親繼而引發其他的失落，失去工作、生涯、健康、晉升機會、興趣、婚姻等的失落，進而影響喪親者的醫療、財務、情緒狀態 (Smith, 2005)。此外，繼承狀況使得財富因而增減的情形也影響失落反應，喪親家庭也可能在家人之間產生的意外衝突 (ambush)，由於遺產的分配或家中其他的事件而使存活下來的親屬關係產生衝突與芥蒂，甚至波及下



一代關係疏離、不相往來。喪親事件常常成為家族史的轉捩點（Smith, 2005）。

綜合上述探討，本研究欲瞭解癌症喪親家庭關係之改變的情形。處在危機的家庭比一般家庭潛藏更多改變的壓力，家庭系統具有不斷改變的特性，「變」被視為是家庭系統中的常態，家庭永遠是處在「變」與「不變」的變動過程裡，Golderber和Golderberg（1996）指出家庭是一個動態的發展實體，受到成員彼此在不同時空改變下相互且持續的影響，所以它將不斷的發展改變，但家庭總會自然地對熟悉的生活運作模式與互動維持穩定。Shapior（1994）認為建立新的家庭穩定結構，包括個人的、家庭系統的、社區的、以及社會文化的資源等各個脈絡層面是管理家庭悲傷的重點（轉引自蔡素妙，2002）。

透過對喪親家庭關係變化的理解本研究希望達到以下研究目的：一方面希望能提出分析癌症家庭關係的新觀點，其次盼能發展癌症喪親家庭的協助建議。喪親家庭終究仍要繼續生活下去，本研究試圖透過研究以探索喪親家庭有哪些變化，如何重新建構自己家庭的生活秩序，研究的結果希望能產生實質的貢獻以促進喪親服務機制的建立。

貳、文獻探討

一、喪親家庭關係的變化

喪親是一個人際的變化過程，喪親者失去一份熟悉的關係，與其他親人的互動也跟著牽動，喪親者可能轉移依附的對象，也可能沈浸在悲傷中而忽略其他的家人，或者因為害怕再失去，而過度保



護家庭成員。Bowlby的依附理論認為悲傷是來自與客體依附關係的分離反應，悲傷是面對分離焦慮的反應，Bowlby認為在悲傷過程中的一些行為，其實是爲了要和失落的對象重新建立關係，當喪親者的分離焦慮沒有得到適當的協助時，可能會形成悲傷的延宕而變成複雜的悲傷（Rando, 1993; Parkes, 1996）。

如果失去一個重要的親人，彼此有很強的連結，對喪親者的影響是強烈的，喪親者的人際關係與依附關係不得不面臨改變。許多研究發現傷痛中的父母容易忽略其他子女，或將焦點轉移至其他子女身上，父母親在喪失子女的初期，常常沉溺在悲傷中，容易忽略對其他子女的照顧，或認為孩子還小，不需和他探討有關的死亡，或者認為需要保護孩子，不讓他們接觸所謂不祥的情境，讓孩子獨自承受失去手足的傷痛，孩子在未獲得適當的關懷及協助下，偏差的行為常因此而產生（葉何賢文，2003）。不僅如此，有些父母因爲已失去一個寶貝，深怕其他孩子有任何的差錯，而出現過度保護或約束孩子的行為，以致阻礙了孩子經歷生活與探索世界的機會。

二、新依附的建立

孫舒羚（2003）研究的結果顯示：鰥寡老人在配偶過世後，心中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安全穩定的依附感，對象常是子女。老年人在喪偶事件之後，家庭內的重要維繫與互動關係便落在代間相處上，這也許是延續之前的代間連帶關係，也有可能是一種依附對象的轉移與替代（Worden, 1991）。新的依附關係雖然可以重新帶來安全感，以新的關係來替代失落的關係，如過早再婚，急著替孩子找新的媽媽，希望把房間填滿以減輕失落的痛苦，然而，時間尚未成熟即進入新的關係有可能造成家人更多的負擔與傷害（Smith, 2005）。



三、喪親家庭的功能

失落家庭成員後，家庭如何運作、對此悲傷經驗的討論、家庭成員間情緒接納的程度，以及是否能運用家庭系統以外的資源來協助整個家庭系統面對悲傷及因應調適，與個人的悲傷復原有極大的相關。LaGrand（1981）的研究提到了開放性溝通的重要性。家庭系統對於悲傷經驗越能公開討論、對情緒越能接納，則彼此越能幫助彼此進行復原工作（Worden, 1991）。在喪親兒童的研究中發現：存活的父母對孩子愈能提供生、心理上的照顧，家庭中愈能公開而誠實地談論死亡的相關訊息及情緒，則孩子愈可能產生健康的調適（Raveis, Siegel & Karus, 1999; Hurd, 1999）。Murphy等人（1999）對喪子父母的研究發現：家庭功能會影響喪子父母的悲傷復原歷程，而凝聚力、調適性及良好的溝通有助於整個家庭度過悲傷時期。黃慧涵（1992）也認為個人與家庭系統相互影響，家庭的結構與互動決定個人如何面對失落，當家庭系統對情緒的接納程度愈高，家庭系統能運用外在資源，則家庭與個人的喪親調適都會比較好。

參、研究方法

一、採用質性研究的典範

1950年代起，生死學界出現多元化的聲音，除了根據科學原則產生的量化研究之外，質性研究也開始陸續問世（林綺雲，2003）。喪親家庭所經歷的失落經驗是敏感而脆弱的，甚至是一個充滿情緒的敘述過程，特別需要在自然的社會情境中透過觀察和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使我們能獲得更



豐富和深入的描述性資料，並藉此發展新的喪親觀點，因此，本研究選擇質性研究的典範。

二、以紮根理論為研究策略

紮根理論透過有系統的搜集和分析資料，目的是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研究者在研究開始前一般並沒有研究假設，直接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出命題與概念，然後將概念上升到理論，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理論建立方法，在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應現象的概念，透過在概念間建立聯繫而形成理論 (Strauss & Corbin, 1990)。本研究遵循紮根程序蒐集與分析資料，試圖發現喪親家庭的概念和新觀點，形成喪親家庭關係模式。

三、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對象的選擇標準如下：癌症死亡的家庭；逝者年齡為中老年長者；喪親時間半年以上，一年六個月以內；訪談對象為逝者的配偶或是子女；願意接受家庭訪視的家庭。抽樣策略是以立意抽樣尋找符合研究目的之喪親家庭，選擇資訊豐富之受訪者做深度的研究。此外，理論性抽樣是紮根理論收集資料的方法，本研究盡量以資料的豐富性及飽和度之足夠否及是否據以形成理論，來決定個案數的多寡。透過癌症病友團體以及各醫院的醫療團隊的介紹，本研究取得九個癌症喪親家庭為研究對象，並深度訪談十四位家人，輔以全家聯合訪談。本研究以代號m1至m14分別代表十四位受訪者。其中男性五人，女性九人；其中有三位是逝者的配偶，四位是逝者的兒子，七位是女兒；在逝者生病期



間這些受訪者全部都有參與照顧的工作，其基本資料詳見表4-1。

表4-1 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號	受訪者與逝者關係	年齡	性別	教育	宗教	訪談距親人死亡時間	與逝者同住否
m1	女兒	40	女	大學	基督教	10個月	同住
m2	配偶(妻)	65	女	中學	基督教	10個月	同住
m3	兒子	39	男	博士生	基督教	10個月	否
m4	女兒	38	女	高中職	道教	13個月	同住
m5	女兒	50	女	高中職	佛教	12個月	同住
m6	女兒	43	女	高中職	佛教	9個月	同住
m7	兒子	41	男	大專	拜祖先	10個月	同住
m8	女兒	39	女	大學	基督教	10個月	否
m9	配偶(妻)	50	女	高中職	一貫道	12個月	同住
m10	兒子	27	男	大學	一貫道	12個月	同住
m11	兒子	25	男	大學	一貫道	12個月	否
m12	配偶(夫)	87	男	研究所	拜祖先	6個月	同住
m13	女兒	37	女	高中職	佛道教	16個月	同住
m14	女兒	21	女	大學在學	基督教	13個月	同住

四、進入研究場域的策略

研究者商請各醫療團隊從中推介適合研究條件而且有意願的喪親家庭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各醫療團隊正式介紹本研究員給癌症喪親家庭中的家長或主要照顧者認識，取得家屬同意之後，研究者先寄給喪親家屬一封問候信，說明研究的主題及重要性、研究目的與預期的貢獻與資料的處理方式，而取得受訪家庭的同意與安心參與。透過研究者誠懇的態度、轉介機構的支持、訪視時的小禮物，都能取得喪親家庭



的接納，並且在接受家庭訪視與訪談過程深得家屬信任與熱誠款待。

五、訪談法

本研究以訪談法為主，共訪十四位家屬，採用半結構訪談法事先設定喪親家庭的訪談主題及相關問題，訪談的內容很有彈性，是在所探討的主題內隨狀況而應變，沒有被預先設定的問題所限制。訪談過程是依現場的狀況或發現，進一步的追問或澄清，鼓勵喪親家屬對某些主題做更多詳細的說明，以獲得更多與研究主題有關的資料。整個過程盡量讓喪親家屬毫無拘束的述說他們自己的喪親故事。除了個別訪談之外，並進行三個家庭的家庭聯合訪談為輔助，家庭聯合訪談的目的是為了觀察家庭的關係與動力，以獲取更多豐富的家庭互動訊息。

六、研究者的自我檢核

由於研究者曾有喪父經驗，促使過去所學習的悲傷理論皆轉化成鮮明的情緒經驗，所感受到的家庭變化鉅細靡遺，自身的喪親經驗豐富了研究者的理論觸覺。紮根理論與詮釋取向的研究風格有時會啟動研究者的感觸，促使研究者必需尋求專業同僚支持，並撰寫研究的反思札記，不斷反省自己的價值觀與喪親經驗，使研究者在接觸喪親案例時能以平靜的心情專注於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



肆、研究結果

一、喪親家庭成員的關係變化

「逝者以矣，來者可追」，親人逝去之後的家人關係是否有所變化呢？本研究發現：死亡會突顯出家庭過去的恩怨，並且逝者離開之後，這些家人之間有許多微妙的改變，有些家庭會更緊密連結，更看重親情，並且從中建立新的依附關係、新的依賴和新的安全感；也有一些受訪家庭修通舊的家庭僵局，建立更直接而友善的關係；此外，有些家庭變的更疏離、更有隔閡，尤其是原來因為逝者而存在的次系統瓦解之後，有些成員更覺得失去依附，沒有逝者的居間緩衝，家庭更為冷淡；本研究也發現：有一些家庭會因著親人死亡而引發家庭更嚴重的衝突與對立，彼此怨恨，尋找代罪羔羊，爭奪遺產，吵吵鬧鬧，近乎解體。以下將針對這四種家屬間的關係詳加說明。

(一)更緊密相親

喪親之痛使人們體會到生命的有限性，也更體會的親情的可貴是金錢無法換取的，死亡剝奪了家人對逝者愛的表達，剩下的親人在悲痛之餘更感受到彼此依存的重要，家人有更多的陪伴和關心，共渡家庭難關，於是研究對象中有很多家屬會有更頻繁的互動，常常回家與家人相聚，更多電話的關懷，彼此不吝於表達關愛，哥哥更疼妹妹，姊姊更愛弟弟，兒女更守護喪偶的父母，夫妻更珍惜婚姻，在家屬更緊密的連結中，親人似乎找到了自己新的依附對象，建立了新的信任，重拾失去的安全感，因此，這一類的家庭呈現出更



強的凝聚力和家庭向心力。

「覺得還是要對親人好一點，免得他過世的時候，我們才不會有遺憾啊，就像老爸剛過世的那一天，我的心頭就浮出很多的遺憾，就是遺憾沒有對他更好。就會想到老爸以前跟我說的一句話啊，他跟我們說（哽咽）：每次跟親人在一起都要把握，把握每次跟親人相聚的時候，每一分、每一刻，老爸跟我說：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分開了。」
(m1)

「像我媽現在我也是啊，我會說：媽！來我抱一下。你知道嗎，我們以前很少去擁抱自己父母親，現在我說：媽，我抱一下。會覺得說不會去吝嗇了。我也會打電話給哥哥說：你最近好不好啊？做的怎麼樣啊？我會變成說畢竟有一個親人走了，你就會發現原來世界上只有自己親人是最好的，你跟朋友跟什麼都是外的，然後真正這輩子在這個世上，只有親屬關係的人才是重要的」「過年的時候我發現我媽其實現在已經慢慢是有點依賴我，變成是我講的話會比較有那種，她認為會比較有一種安全感吧！為什麼你知道嗎？因為她要靠我們。」(m6)

(二)修通舊僵局

有一些家庭原本就存在一些僵局，但是當家屬意識到親情的可貴時，家屬之間會開始試著修通過去膠著的關係，過去逝者還活著的時候，逝者可能扮演家庭訊息的守門員、溝通的代言人、衝突的緩衝劑，現在逝者離開了，僅存的家人必須學習直接溝通，直接面對，有一位受訪者提到他開始要和兒子「沒話找話」；另外一位受訪者則態度軟化，原諒了



曾經犯錯的哥哥；還有一雙姊弟因著母親死亡，不再吵架了，家屬修通舊僵局，讓親情重新被維護下來。

「人都是需要愛，我以前對哥哥很排斥的，為什麼？他們以前一天到晚欺負我媽，打我媽，向我媽要錢，砸我們家東西，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都這樣子啊！可是我們現在是坐五望六的人了，人要豁達，我哥哥有想開，有乖乖過日子，那我也要去愛他，所以我就柔軟改變自己。他跟我約要去跟媽媽拜拜，我說好OK，以前，他是不可能來我家的，因為我是很排斥的」……「去拜拜時，我就跟媽說：「今天帶妳大兒子來看妳歐！大兒子現在有所歸宿了歐！有安定的窩了！妳放心啦！」，我講了我就傷心了，我就掉眼淚了，然後我哥，我哥也快六十歲了，就拿那衛生紙給我，那種親情兄妹之情，歐那種感覺，其實嗯……我現在突然發現到，那種兄妹之情的愛，每個人都需要愛，像他也是一樣。」（m5）

(三)疏離與隔閡

有些家庭的關係原本就比較不熟絡，加上喪親的考驗，則變得雪上加霜，尤其是家庭中原來有一些次系統存在，例如：原本較親密的母子次系統或是母女的次系統因著母親過世，次系統瓦解了，留下來的家屬會感到失去依靠，他們需要去修通關係的僵局，但是由於以前的關係模式難以轉變，沒有能力好好相處，溝通更吃力，處境更疏離，家庭關係冷漠，成員對於家庭的認同也會開始產生動搖。

「媽不在，會覺得沒有依靠，沒有安全感，而且人家就會變得比較那種現實吧！媽媽在的時候，可能有的人會比較關心，那種感覺跟媽媽不在的那種感覺不一樣，就像媽媽在的時候，我在家裡可能還會有媽媽想到我，媽不在的時候可



能比較沒有人會去想到我。畢竟女兒長大嫁出去，已經不屬於這個家庭裡面的成員，然後，我今天住在娘家，媽媽還在，可能媽媽比較會關心到你，媽媽不在了，家裡的一些事情也就沒有人會去支持你，也會有那種你不是家裡的一分子，這不是你家，會有這種感覺出來。」（m4）

「過去就是有什麼事，我內人就會擋起來，然後就轉告孩子要該怎麼做，那現在我就有時候直接和他們有所溝通，但是很少，像我的大兒子來講，很怕跟我講話，也許那就是尊重我，也許就是說……嗯……恐怕我會吼他們。有時候溝通比較困難，比方說因為你做爸爸，沒辦法給他……好像這樣子輕言細語地講什麼東西，尤其我又是軍人，這個帶兵出來的，有什麼話就是一、二、三，所以要怎麼做就是這樣子，就不會像媽媽一樣，就是做事婉婉轉轉，他們有什麼苦要跟媽媽去訴一訴，他們沒人敢跟我訴。兒子絕對是對我尊重，對我恐怕是說，媽媽走了，沒人照顧，感覺到應該來照顧爸爸，但是看了爸爸又有點講不出來。就是說內心是這樣子，行動是這樣子，但是表示出來就是那麼冷冷的。」（m12）

(四)衝突與對立

喪親家庭的凝聚力所遭遇的大考驗就是遺族之間的衝突與對立，死亡掀開了家庭問題的真相，有些是逝者生前照顧工作的勞逸不均，或是原本存在婚姻的恩怨、治喪期間的意見不一、財產分配的爭奪戰、死亡原因的相互指責、彼此怨懟。有一個受訪的小女孩明白指出「以前是看在媽媽的份上，不想把氣氛搞砸」，現在逝者死了，家庭戰爭隨即爆



發，恩恩怨怨浮上台面，彼此抱怨、指責、不滿、怨恨，互指對方的錯，尋找家庭破裂的代罪羔羊。憤怒也是悲傷情緒的一環，遺族可能就是將憤怒發洩在原本不好的關係之上，爭鬧不休，甚至有一些家屬在親人死後就搬離家庭，自立門戶。也有家庭將家庭內部的戰爭延燒到家庭之外，成為婆家與娘家二個家族的對抗，家庭在這種景況中，面臨極大的認同和整合危機。

「同樣是女兒，我姐姐她們也是一樣可照顧我媽媽，並不是說我要犧牲掉我的工作，我的客源流失了，到時候母親不在了，我兩頭空。我照顧的比她們多，我比她們累，我比她們付出還多，我卻失去更多。」（m4）

「因為阿姨其實一開始也是跟爸爸和阿嬤不錯，可是媽媽過世之後，姨就跟他們已經有點像仇人的感覺了，姨都覺得他們對媽媽有虧欠吧，她多少就是會覺得是他們把她害死的這樣子，對啊！就是覺得她今天會死得怎麼快，都是因為就是他們害的這樣子，當然爸爸是最主要的原因啦！他們只是間接的。」「我跟爸爸關係就更差了！我們沒事不會講話，縱使是在同一個房子，就是沒事都不會講話。以前因為我都是看在媽媽份上啊！就是想說大家既然都一家人，就不要氣份搞成這樣。」「媽媽過世之後爸爸搬回阿嬤那邊，因為他跟姨不好，他跟姨就是那種見面就會吵架的人，然後我跟他也不好，所以他住在這邊就他一個人，他回那邊應該也比較好吧！我們都希望他回那邊。因為他在這邊我們覺得很奇怪，氣氛很尷尬，因為我們跟他不好，所以不希望他在這邊。」（m14）

「死亡」不只是一個生命的結束，從上述受訪者的經驗



可以看出「死亡」也結束了過去的生活方式，對於家庭而言，喪親是個危機也是個轉機，死亡就像是對家庭親情的考驗，家庭必然會出現新的動力，並且關係的變化極具張力，有些家庭從死亡學習到寶貴的功課，更珍惜所擁有的親情，於是家庭得以重新凝聚整合，他們有了面對喪親危機的能力，並且彼此更相愛、更合一。殘酷的是，有些家庭會面臨死亡之外更大的衝擊和改變，那就是家庭關係的崩解，帶著怨恨，各自過活，因此，由喪親危機引發的另一個更為巨大的危機就是「家庭認同」的問題，這會是喪親家庭在痛失家人之餘，延生出來的次級失落，也是喪親家庭必然要面對的課題。

二、喪親家庭的認同危機

由於本研究的喪親家庭中，逝者是屬於中老年的長者，在家庭中為人父母成為家庭的樑柱，在這些年長的逝者過世之後，家庭面臨多方面的變動與重整，包括角色的分工、權力結構的更動、對逝者忠誠度的差異、家庭資源重新分配，以及上節所述家人會有所變革突破，家人關係也可能有衝突對立，這些都會影響到家屬對於家庭的認同。本研究所範定的「家庭認同」是指：家庭成員對於家庭的歸屬感、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對於家庭典範有較一致的贊同與接受，而喪親家庭認同的危機指的就是這些家庭在家庭氣氛、歸屬感、親密的凝聚、價值觀上面因著親人過世而面臨了考驗。從本研究的發現中，喪親家庭有以下的家庭認同危機：是家庭氣氛空洞化的危機；是對逝者典範依循的落差危機；是家庭結構鬆散分化的危機。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家庭氣氛空洞化的危機

第一個家庭認同的危機是「家庭氣氛空洞化」的危機。受訪者感覺家裡面變的「冷冷清清」「落寞」「淒涼」「笑聲減少」了，有長者在家比較有安全感，家裡也比較溫暖，逝者離開後，家裡變的較「沒安全感」，也較「不溫暖」，誠如一位受訪者如此形容：「我現在回到家空空的，然後就面對著房子、然後蚊子，這個兒子就一天到晚去網咖，家裡面就空空的啊！」。甚至在一個家庭所熟悉的聲音都能顯出家庭氣氛的變化：

「媽媽在的時候，因為有人活動的地方就一定會有聲音，電視機啊！有時候是詩歌，然後她會跟我們講話，就也會有聲音，炒菜啊、洗衣機的聲音什麼什麼的。現在就是沒有聲音的感覺，很靜悄悄的感覺，最早以前就是還會有的聲音，現在就是好像都很少再聽到了，但是以前媽媽在的時候是常常都會聽到。」「家都跟以前不一樣啦，因為以前的話，至少就是還像一個家嘛！就是爸爸媽媽小孩這樣子，那現在她走了，這邊剩下我一個，然後跟阿姨、外公這樣子，三樓以上都是空的，就等於只有我一個人而已，對啊！而且吃飯的時候也少了，以前我們都是一起吃飯的，以前大家都在的話是七個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四個人，就是感覺會很奇怪，嗯我覺得那種很稀疏的感覺吧！」（m14）

當受訪者提到以前的家「至少還像個家」時，多少也反映出心中對於家庭圖像的完整性感到幻滅，家庭空洞化的感受多少會稀釋了家屬在歸屬感上對於家庭群體的認同。

(二)對逝者典範依循的落差危機

第二個家庭認同危機是「對逝者典範依循的落差」。本



研究中發現在同一個家庭中可能有一些家人非常忠誠地遵循逝者的典範，與逝者有很強的連結，他們若是看到家人有新的變革與突破，若是不同於逝者以前的做法，就會視之為對逝者的「背叛」，這類的家屬心中對於逝者死後那份「虛擬的存在」是非常堅持地，他們的觀念與決策都還是以「逝者為導向」，彷彿逝者仍活著一般；同一個家庭中也有一些家人是與逝者的連結較弱，他們就像是地震的震央之外的人，他們的生活原來就比較少受到逝者的影響，因此逝者死後那份「虛擬的存在」是情感的位格大於決策位格，也就是這類的家屬比較能夠在喪親後快速融入現實生活，並且在作決定的時候偏向於以自己為主體，也就是以「生者為導向」。

因此，喪親家庭中由於每一個人跟逝者的連結程度不同，逝者死後，家屬「放手」的程度也不同，家屬之間就會形成新生活究竟是以「逝者為導向」或是以「生者為導向」的拉扯與角力，對逝者典範依循的落差也會影響到家庭的情感凝聚與認同。

(三)家庭結構鬆散分化的危機

本研究發現：長輩在家庭中的確具有維繫的力量，一旦長輩過世，家庭維繫的力量就會顯得單薄乏力，家庭成員可能會越來越疏離，甚至自立門戶。

「我爸他在的地方，我就覺得好像有那種安定，雖然我跟我爸以前的相處不長，可是我覺得他真的應該算是維繫的力量，像我媽以前有講一句話，她說現在父母親兩個在，大家還會來看，爸爸走後，剩下媽，目前大家還是會來看，可是等到她走了，可能這個力量就沒了，可能每個人有自己的家庭，就沒了。真的，人就這樣啊！父母親在你看嘛！你如



果爸爸媽媽在大家都還在，等你剩下媽媽，還OK的，等到兩個都沒的時候，大家就慢慢慢慢慢慢沒了。」（m6）

「畢竟爸爸還在，爸爸不在的話，我也不會住在這個家裡，我就會搬出了。家裡的事情，我不會去管太多，甚至我的觀念上也是認為畢竟我是寄人籬下，但是我也不是白吃白住的人，我也是一樣有付出，甚至需要什麼我也一樣會去幫忙的，但是媽媽不在的那種感覺，嫂嫂的強勢讓我的心裡很不舒服就對了，她的舉止動作就會很強勢的表現在你眼前，今天好像是她在當家的，我好像是個外人。」（m4）

從本研究的受訪家庭可以看到長輩在世時，由於認同長輩，所以兄弟姊妹還會以長輩為核心，長輩還在時，人在人情在，兒女還能聚攏在一起，但是一旦長者慢慢凋零，大家長過世之後緊接著家庭權力的轉移，家庭主權的變化，成員對家庭的凝聚與認同感也會改變，維繫的力量弱化之後，兒女分家就會造成家庭結構的鬆散和分解。

由於沒有逝者的維繫力量，過去許多在家庭中隱藏和壓抑的不滿就會爆發開來，似乎失去忍耐的理由，就像一位受訪的年輕女孩提到：「以前因為我都是看在媽媽份上啊！就是想說大家既然都一家人，就不要氣份搞成這樣」，由於原來家人的感情不夠緊密，有一些嫌隙，以致於逝者死後，這個家庭剩下的人就各住一處，沒有情感的親情就會變得容易計較私人利益，於是遺族治喪的衝突、財產的衝突、意見之爭就很容易一觸即發，使得原本脆弱的家庭關係更是不堪一擊。由此可見，喪親家庭認同的危機不管是在家庭氣氛、家庭典範、家庭結構上都面臨了極大的挑戰。



三、喪親家庭認同的維繫

雖然喪親家庭多少會存在著老年逝者凋零後的家庭認同危機，但家庭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是可以幫助家庭面對死亡危機的，文獻上有一些學者提到例如：婚姻親密度（Lang, Gottlieb, & Amsel, 1996），家庭凝聚力與調適力（Payne & Range, 1996），開放與誠實的溝通（Hurd, 1999）。本研究也發現：喪親家庭仍然具有一些優勢與資產可以因應危機，並且維繫家庭的認同，使得家庭在面臨生離死別的重大變動時，家庭以及家族可以受到一些維繫力量的保護，以下將探討的就是關於喪親家庭認同的維繫。

逝者初離去之時，一方面家庭中會引發動盪混亂，另一方面也會有各種家庭活動讓家人在無形之中得以保持認同和凝聚，以下是受訪者較常提出來的維繫元素：

（一）年老長者仍是家庭維繫的核心

有一位受訪者提到「爸爸在哪裡，家就在哪裡」，一家之主似乎就成了家之所以為家的要件，傳統的家庭是以大家長的制度維持家庭的主軸，成群兒女就像幼鳥聚攏在父母的翅膀蔭下，因此，只要家中還留有年老長者，就能保有凝聚與認同的力量，縱然老人已無力發揮實質功能，老人仍具有極高的家庭精神象徵意義。洪淑媚（1997）的研究也發現老人對家庭的貢獻有：照顧孫子女、幫忙家務；傳承家庭；維繫家族傳統。本研究也認為年老長者的確是家庭維繫的核心，老人凋零時，家庭就比較可能傾向各自獨立門戶。



(二)特殊節日的家庭追思活動

詩人王維的作品「每逢佳節倍思親，遍插茱萸少一人」，最傷心的時節，也是家人最需要彼此陪伴的時刻，於是逝者的頭七、百日、對年、冥誕、母親節、父親節、除夕等節日，許多喪親家庭會舉行家庭聚會、追思禮拜、或誦經迴向、舉行法會、掃墓祭拜等家庭追思儀式。通常在葬禮和紀念儀式中最容易凝聚家族親友共聚一堂，彼此能夠相互支持與陪伴，促進家庭一體的認同感受。

(三)作專輯紀念冊保留家族集體的記憶

喪親家屬常常收集逝者的照片做為紀念，每一張照片都述說著當時的家庭故事，讓家庭成員可以留下對家的共同記憶，不只紀念逝者，也在無形中連結了家屬的凝聚。有一位受訪者（m3）表示很慶幸在父親過世前有為父親以及家人拍下不少照片留念；還有另一受訪者（m10）自父親死後就變得比較愛幫家人照相，他覺得照相留下記憶是很重要的。本研究的家訪過程，幾乎每個受訪家庭都會端出一大疊的相片和光碟，每一張相片都有家屬說不完的故事，記載逝者生前的種種，受訪者（m9）覺得看到這些逝者的相片如同他音容宛在一般。尤其是全家人一起看照片時，時而悲時而喜，家人的情緒也就更一體的凝聚在一起。

(四)寫族譜追根溯源

本研究家訪過程中發現受訪者當中有三個家庭有保存和記載族譜，他們共同的特徵是對於家庭與家族的認同感都很高，對於家族歷史根源如數家珍，讓家庭成員不忘本，不只是認同死去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也認同他們先人居住過的土



地。本研究發現族譜似乎是這些家庭很珍藏的收藏之一，就如同傳家之寶一樣可以傳承家庭的珍貴歷史。

(五)慎終追遠祭祀歷代祖先

家屬在心目中將逝者轉化為「虛擬的存在」，讓逝者永活家屬心中，藉此繼續與逝者保持心靈的聯繫與互動。很多受訪者在家中都設有供桌，特別是兒子需要繼承香火，每日早晚上香「拜公媽」，也就是敬拜神主牌位或祖先牌位，藉此持續與逝者保持連結、對話與互動，表達思念並尋求逝者庇佑福蔭家人，並且因為祭拜的是逝者與列祖列宗，因此對於逝者的認同心理也會延伸成為對宗族的認同。此外，大部分家屬的祭祖時間除了是例行的早晚上香之外，逝者的生日、忌日、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中秋、重陽等一般家族團員的節日，也都會是家庭祭祖的日子，更具團圓凝聚的意義。儒家認為祭祖有教化作用，有助於家屬效法逝者立德、立功、立言，有助於家屬的價值認同及飲水思源。

(六)生兒育女，傳承家族血脈

家族意味著血脈相承的傳統，本研究也有受訪者（m7, m3）向逝者許下承諾，希望能順利地結婚、生子，好讓家庭的血脈得以繼續，從家世的延續來說，有些人覺得若是沒有子嗣，就意味著祀祖的香火會斷絕；另外從家業的維持來說，傳統的家庭是以父子做為維持和積聚家產的主力，因此，血脈的相承也是家族認同與維繫的一環。

(七)歸巢，老家是心中永遠的歸屬

多數人的老家或許殘舊，故鄉的房子住著老父母，兒女外出工作，但是「回老家」對於家庭認同是有意義的，所



以，逢年過節的返鄉車潮象徵著「回老家」讓家人心中感覺凝聚、團圓、溫暖。本研究對象中也看見有一些家庭成員即使逝者遠去，兒女們還是常常返回老家團聚。

「因為爸爸雖然不在，可是這個家妳會覺得說這是我們的家，對！我覺得的可能就是對這個家有歸屬感。嗯！就好像那個鳥的巢穴妳知道嗎，不管鳥飛到哪裡去，牠就算白天飛很遠，可是牠晚上還是回到他的巢穴裡面這樣子。對！因為我覺得，因為這個家還在，就覺得說反正這個家永遠是爸爸的家。」（m8）

綜合本節所探討的重點是關於喪親家屬之間的關係，之前曾分析到家屬間的關係變化，可能會「更緊密相親」，也有些家庭可以「修通舊僵局」，另外一些家庭可能還是在「疏離隔閡」的狀態，少數家庭會陷入「衝突對立」。我們可以發現：喪親會使家庭陷入一些家庭認同的危機中，但是家庭所具有的整合與凝聚的資源又可以維繫某種程度的家庭認同，因此，我們可以從圖4-1理解喪親家庭成員的關係是在這二股力量的折衝之下，有些家庭維繫了家庭認同和凝聚，而能夠緊密整合在一起共渡喪親危機，有些家庭則可能在認同危機之下衝突對立，甚至分崩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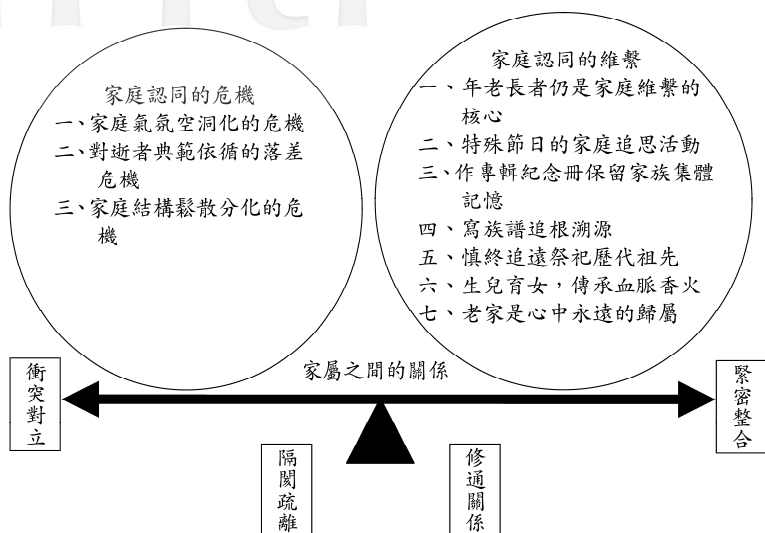


圖4-1 喪親家庭認同性與家庭成員之關係

四、喪親家庭的類型

本研究將家屬與逝者的關係以及家屬彼此的關係畫成二條軸線，一條代表家屬與逝者的連結強弱，另一條線代表家屬間關係凝聚的強弱，這二條軸線將本研究的受訪家庭分出以下四種類型，並且運用前述所探討的各項概念呈現這四類家庭的特徵，詳見圖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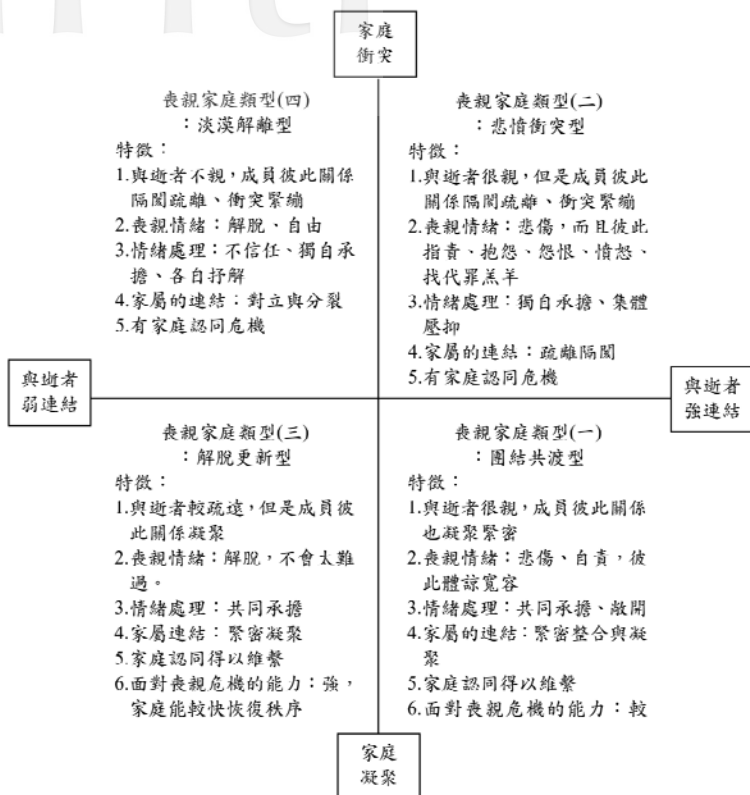


圖4-2 喪親家庭類型圖

喪親家庭類型(一)：團結共渡型

本研究中有六位受訪者的家庭是可以歸為此類的喪親家庭，這類的家庭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1. 家屬與逝者連結強：逝者生前扮演了很好的家庭角色，對家庭很有貢獻，所以在家中很重要，因此家屬與逝者比較親密，逝者的意見和觀點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2. 家屬之間凝聚強：彼此關係良好彼此相愛，喪親後更傾向緊密整合與凝聚，更重視親情。
3. 喪親情緒反應：因為家人與逝者關係親近，所以逝者的死亡讓家屬較難以接受，感到失去重心、無依無靠、失去安全感、悲傷、自責、遺憾、沈重、心痛、想跟著逝者走。
4. 情緒處理模式：因為家人彼此信任，所以能夠共同承擔負面的情緒，也能安心敞開心胸，彼此陪伴與支持，尊重彼此情緒的落差和復原的落差。
5. 家庭認同感：有向心力、歸屬感和一體感
6. 面對家庭危機的能力：較有能力能夠一起面對家庭的變化，從混亂和悲傷中安然度過。

喪親家庭類型(二)：悲憤衝突型

本研究中有二個受訪家庭（m4, m5）屬於此類型，這類的家庭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1. 家屬與逝者連結強：每個人都和逝者很親密，逝者生前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家中的靈魂人物和維繫的力量，家人都和逝者有很強的連結。
2. 家屬之間凝聚弱：逝者去世導致家庭維繫的力量減弱，家中與逝者有關的次系統瓦解，沒有逝者的穿針引線、居中緩夾，家屬之間比較有隔閡和疏離，甚至有衝突緊繃的關係。
3. 喪親情緒反應：因為家人與逝者關係親近，所以家屬同樣會感到高度的悲傷，失去重心、無依無靠、失去安全感、悲傷、沈痛。但是因為家屬關係比較疏離甚至彼此不滿，因此悲傷之外，還傾向於彼此指責、抱



怨、怨恨、憤怒、找代罪羔羊。

4. 情緒處理模式：由於家屬彼此關係不良，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家屬的情緒傾向於獨自承擔和集體壓抑，或是各自尋找情緒出口。
5. 家庭認同感：有「家庭氣氛空洞化」的危機，也可能有「家庭結構鬆散分化」的危機。
6. 面對家庭危機的能力：成員面對家庭變動時的處境比較艱辛，一方面要面對喪親之痛，一方面要面對家庭的沈重氣氛和冷漠關係，面對危機時，個別成員都缺乏支持的力量，需要自己面對和自求多福。

喪親家庭類型(三)：解脫更新型

本研究中有三個受訪家庭（m7, m8, m13）屬於此類型，這類的家庭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1. 家屬與逝者弱連結：逝者生前可能因為個性的因素跟家人不太親密；也可能是因為久病，早已無法履行角色義務，對家庭的貢獻和功能微弱，家庭其他成員必須很早就分擔逝者的責任，逝者在病中可能已經耗損家庭很多資源，讓家人精疲力竭，加上病中情緒不穩定，可能使得家屬與逝者臨終時的關係緊繃。
2. 家屬之間凝聚：家屬關係傾向和諧相親。
3. 喪親情緒反應：由於家屬與逝者比較不親密，加上逝者的角色功能早已被取代，在家中的份量比較不重要，或者是因為久病而造成家屬心中早已經歷過預期性的悲傷和分離情緒，家屬心理上比較早釋懷和放手，所以當死亡發生時，家人比較不那麼難過，也可能會有得到解脫和喘息的感受。



4. 情緒處理模式：由於家屬關係良好與信任，壓力的情緒較能共同承擔和彼此體諒、支持。
5. 家庭認同感：有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以及一體感。
6. 面對家庭危機的能力：逝者的角色能夠順利替換和重新配置，家屬也沒有太多厚重的悲傷情緒，這類的家庭比較能夠快速地恢復生活秩序和家庭機能，家人比較有能力繼續往前走。

喪親家庭類型(四)淡漠解離型

本研究中有三個受訪家庭（m6, m12, m14）屬於此類型，這類的家庭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1. 家屬與逝者連結弱。
2. 家屬之間凝聚弱：成員彼此關係也是隔閡疏離，甚至衝突緊繃。
3. 喪親情緒反應：有些難過，但是也感覺到解脫、鬆綁、自由，此外家屬間也可能互相指責，發洩不滿，尋找代罪羔羊。
4. 情緒處理模式：由於關係不信任不親密，所以家屬的情緒傾向於獨自承擔和各自抒解。
5. 家庭認同感：家庭面臨氣氛空洞化的危機、家庭結構鬆散分化的危機。

喪親家庭的關係因著長者逝去而展現新的風貌和新的自我，本研究發現四種類型的喪親家庭，研究的十四位受訪者大致上都能在這四類的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家庭特徵。每個家庭有不同的家庭歷史、優勢和資源，這四類的家庭在情緒的屬性與處理方式、家庭認同、關係模式上各有特殊性，也因此家庭發展的任務上各自面對不同的課題。



肆、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討論

(一)系統觀：牽一髮而動全身

家庭就像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有生命活力，不斷地消長與變動，家庭中的成員彼此的關係具有交互作用，家庭成員間是彼此牽連的，每個成員都深深影響著其他任何一位成員，透過複雜的程序彼此關聯互為因果，整體的任何一部分的改變會帶動其他部分的變化（Andreae, 1996; Greene, 1999）。Handel（1996）認為每個家庭隨著家庭成員們的發展，都會經歷分離（separateness）與連結（connectedness）的考驗。當家庭遭遇壓力時，正是家庭重新定義規則的時機，家庭可能努力的維持恆定狀態（morphostasis），或是趨向於創新狀態（morphogenesis）讓家庭彈性的變動（Becvar & Becvar, 2000）。一個親人的死亡會改變家庭生活的原貌，周玲玲（2001）的研究結果證實喪親家庭在個人的悲傷適應、家庭角色轉換、家庭功能的轉變、雙方原生家庭的互動關係、家庭與外在系統的互動產生很大的變化。本研究也發現喪親家庭在親人離世之後，漸漸地從舊的生活形式中解放，並且重新建構與其他的家人的關係與世界的關係，以及與上天的關係，對喪親者而言，過去的世界已經隨著逝者而消失，一種生活方式結束了，也是另一種新生活的開始。

(二)關係的品質決定家庭是支持系統或是壓力系統

家庭向來被視為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統，來自家庭與親密朋友的社會支持對於個人展開悲傷的復健工作及重建社交關



係具有重大的幫助 (Reed, 1998)。McCubbin等人 (2002) 認為家庭內外資源與支持力量的修正與重組是癌症家庭復原的重要歷程。本研究則發現：支持的品質與關係品質是有關係的，家庭關係凝聚與信任，就能安心表達情緒，家庭情緒模式可以自由敞開，關係品質良好的家庭可以產生很好的支持效果，幫助成員共渡難關。

但是，社會支持不是必然能減緩悲傷，也不必然能提供緩衝或是保護的作用 (Ringdal, et al., 2001)。本研究發現：人際互動的結果可能增加喪親者的壓力與負擔，當家屬之間對於悲傷者的情緒有所指責與制止時，會導致情緒的封閉與壓抑，而家屬的「情緒落差」與「復原落差」也可能讓喪親家庭的互動產生衝突，形成家人更複雜的悲傷反應。此外，由於家屬之間的關係若是充滿疏離冷漠、衝突對立，彼此怨恨、憤怒、互相指控時，家庭的關係很難以發揮支持的功效，喪親危機反而可能惡化了原本就不好的家庭關係。因此，家庭關係的品質決定了家庭的支持程度，當家庭關係不好時，家屬不只承受喪親之痛，更要承受親情衝突緊繃的傷害，家屬反而得面臨更多次級失落。

(三) 尊重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並存的多元家庭面貌

在本研究中發現家庭常以年老長輩為典範遵循對象，並且以長輩為核心而形成家庭認同，家人依循長輩的價值典範來表達孝順和忠誠。家族主義向來被認為是中國人行為的核心價值，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呈現多元面貌，在深層的家族主義根基之上形成不同程度的變化，家庭成員彼此連結與依附的程度也有更大的差異。費孝通先生說明中國家庭中有個人主義、自我主義的現象，家庭成員是在不同的場合中



有不同程度的結合，所以他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之下的家庭有可能像一盤散沙，缺少凝聚力（齊力，2003）。本研究發現：長輩過世之後，有一些家庭成員可以快速鬆綁與逝者的依附，對於逝者的典範依循也有了落差，家庭關係可能更整合，也可能藉此更清楚對立而走向分化。隨著家庭成員自主性的提升，個人主義的思維與家庭的分化已經不被視為大逆不孝，而是家庭的可能走向之一。因此，長輩死亡之後，家庭的凝聚程度與認同程度就在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光譜中，每個家庭會有不同的落點。

(四)優勢觀點：危機是家庭轉捩點

死亡不是家庭生活的病態，而是家庭生命週期的常態，此外，「變化」在家庭系統中也是正常的，因此，喪親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發展性的危機，是家庭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轉捩點。危機意表著「危險」與「機會」，危機提供個人成長和發展機會，所以本研究是持正向而優勢的觀點（strengths perspective）來看喪親危機，不是持病態觀點看喪親家庭的變化，家庭本來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資源與模式。優勢觀點是立基於對於個案的能力、內在資源與處理生命挑戰的一種信任（Brun & Rapp, 2001）。

大部分的受訪者覺得他們還不需求助於專業輔導，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嚴重」「自己還應付得來」「親友的幫助夠多，用不著求助外人」，喪親家庭有自己的基本優勢，因此在面對喪親危機時動用資源也是有他們的順序，從靠自己調適、接受親友幫助，很嚴重時才求助社工或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喪親者之所以壓抑情緒是因為害怕悲傷的表達被貼上「病態」標籤，親友和助人工作者若是欲介入喪



親家庭以提供支持和協助，必須持正向、尊重、接納的態度來面對喪親家庭的情緒，並且以客觀持平的態度看待喪親家庭的爭吵與恩怨。

Lindemann（1944）曾提出的喪親的壓力是危機的觀點。危機是家庭的轉機，雖然很多人抗拒改變，死亡所造成的家庭改變雖然是被動而且無奈，但是，喪親家庭所發展的新面貌也展現了家庭在危機處理上、角色變化的彈性、資源的動員上具有很大的潛力。喪親家庭不會一直停滯在悲傷中，家庭終究會繼續向前走，生生不息。

二、研究建議

對於喪親家庭服務的介入原則，本研究的建議如下：

1. 掌握協助時效、快速介入：由於死亡的危機促使家庭陷於混亂中，協助者不論是醫護人員或社工師、牧靈關懷師等，均需要迅速而積極介入，讓喪家穩定下來，從研究中發現喪親一年以內的家庭都還是需要被支持關懷。
2. 配合年節進行遺族關懷：研究中發現逢年過節前後以及忌日都是家屬最傷感的時節，醫院或各個助人專業都可以善用年節的思親氣氛辦理追思活動和遺族支持活動。
3. 適切的喪親家庭服務是建立在準確的家庭評估之上：從本研究的結果可得知喪親家庭評估應包含：家庭結構、逝者角色、死亡情境評估、溝通狀況、情緒反應、家庭能量與資源優勢、靈性評估等。
4. 針對不同的喪親家庭類型提供個別化的處遇。
5. 接納喪家負面情緒，容許家屬釋放情緒壓力：尤其是



airiti

悲傷、怨恨、憤怒、自責、消沈的情緒，能允許家屬宣洩，保有悲傷的權利。

6. 介入家庭關係時，立場宜客觀、中立、尊重、謹慎：清官難斷家務事，避免涉入太深、也避免與某一家屬立場結盟。
7. 篩選困難的高危險喪親家庭，特別是關係不佳、資源不足的家庭，予以個別協助或適時轉介專業的協助應該對喪親家庭有正確的需求評估、關係評估，然後依據這不同的喪親家庭提供適切的家庭處遇計畫。努力促進喪親家屬之間的溝通、體諒，協助維繫家庭的認同感，暢通家庭情緒抒發的管道，激發家庭凝聚與支持的力量，以維護親情的價值。

三、喪親家庭的個別化處遇

本研究將喪親家庭的關係模式分成四大類型，處遇上對於喪親家庭有所評估之後，應根據這四類家庭的特性決定投入的資源與協助程度。

(一) 團結共渡型的喪親家庭處遇

由於這類的喪親家庭與逝者很親密，家屬之間也很親密凝聚，家庭認同高，彼此信任支持，因此家屬情緒能夠放心宣洩。這類的家庭本身很有能量，也具有面對危機的支持資源，雖然有喪親的悲傷，但是，家庭本身的內部支持力量能夠減緩家屬的痛苦。因此針對這類的喪親家庭只要提供一些宣導資訊與情緒照顧手冊，提醒家屬有需要時可以向外求助，專業團隊人員不需要很費力介入這類的家庭。



(二)悲憤衝突型的喪親家庭處遇

這類的喪親家庭的每個人都和與逝者很親密，家屬之間卻比較傾向疏離隔閡，甚至衝突對立，所以家屬的情緒比較有困難，卻得不到家人彼此的支持，反倒可能互相指責。協助這類型的喪親家庭時非常耗費時間和心力，既需要進行個別支持，也需要進行家庭關係的修通與促進關係。當然，如果是長年的家庭疏離冷漠，家庭關係能夠改善的空間有限，專業社工的著力點就只能在於困難家庭成員的個案工作。

(三)解脫更新型的喪親家庭處遇

這類家庭成員與逝者較疏離，但是家人之間很好，逝者在家中角色份量並不重要，所以逝者死後影響不大，大家也不太難過，他的角色也容易被替代，所以家庭面對喪親危機的能力很強，也能較快恢復秩序，這類的喪親家庭比較不需要專業團隊介入，家族內部的支持系統就足以應付暫時的混亂。

(四)淡漠解離型的喪親家庭處遇

這類家庭與逝者不親，成員彼此關係也不好，所以逝者死亡後，家屬有解脫和自由的感覺。又因為活著的人關係不好，情緒也是各自抒解。這類的家庭很有可能因著長輩死亡而分家，自立門戶。專業社工介入這類的家庭時，除了提供成員情緒支持之外，也是可以試著修通與促進家庭關係，鼓勵家屬珍惜既有的血脈親情，但是，也尊重家庭的自主，成員要往外搬出去自立門戶本來就是家庭生命力分植出去的發展方向之一。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以老年癌症逝者的喪親家庭為研究對象，老年逝者在家庭中的角色、功能、權力與逝後的影響力不同於中年逝者或是早逝之孩童，因此研究結果所發現的喪親家庭類型與家庭認同模式較難推論在非老年逝者之喪親家庭，因為逝者與喪親家屬的關係屬性不同，悲傷的反應也不相同，家庭所要面臨的危機與重建的任務也將有所差異。因此，關於本文中無法探討之議題如喪子家庭的風暴、青少年喪父母的家庭適應等議題應可成為喪親家庭後續相關研究之方向。



◆ 參考文獻 ◆

- 周玲玲 (2001)。〈癌症病逝者其中年配偶悲傷適應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台中。
- 林杏足 (1996)。〈死亡事件對家庭系統的影響——家庭悲傷反應與任務〉，《輔導季刊》，32，4：50-57。
- 林綺雲 (2003)。〈死亡教育與輔導——批判的觀點〉，《生死學研究創刊號》，77-92。
- 孫舒羚 (2003)。〈台灣都市喪偶老人於悲傷期間之代間功能交換的價值偏好與其機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嘉義。
- 黃慧涵 (1992)。〈青年學生對父母過世的哀傷反應、調適行為與家庭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彰化。
- 葉何賢文 (2003)。〈悲傷調適歷程及生命意義展現之研究——以喪子(女)父母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嘉義。
- 齊力 (200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家族主義：三角關係的概念格局〉，《市師學報》，2：115-145。
- 蔡素妙 (2002)。〈九二一受創家庭復原力之變化分析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彰化。
- Andreae, D. (1996). Systems theory and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 F. J. Turner, (ed.),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ecvar, D. S. & Becvar, R. J. (2000). *Family Therapy A Systemic Integra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owen, M. (1989).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N.J: Jason Aronson
- Brice, C. W. (1991). What forever means: An empirical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maternal mourning.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2, 16-38.
- Brody, E. M. (1974). Aging and family personality: A development view. *Family Process*, 13, 23-38.
- Brun, C. & Rapp, R. C. (2001). Strengths-based case management: Individuals' perspectives on strengths and the case manager relationship. *Social Work*,



46, 278-288.

- Dent, A. (2002). Putting bereaved parents in the frame. *Bereavement Care*, 23(1), 9-10.
- Dittmer, R. M. (1991). The Effects of Simulation Activities on the Attitudes of Preschoolers without Handicaps toward Their Peers with Handicap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46953).
- Golderber, I., & Golderberg, H. (1996). *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 Brooks/Cole.
- Greene, R. R. (Ed.). (1999). *Human behavior theor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Aldine De Gruyter.
- Handel, G. (1992). The qualitative tradition in family research. In J. f. Gilgun, K. Daly, & G. Handel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family research*. CA: Sage.
- Hurd, R. C. (1999). Adults view their childhood bereavement experience. *Death Studies*, 23, 17-41.
- Lagrand, L. E. (1986). *Coping with separation and loss as a young adult*.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ns. Publisher.
- Lang, A., Gottlieb, L. N., & Amsel, R. (1996). Predictors of husbands' and wives' grief reactions following infant death: The role of marital intimacy. *Death Studies*, 20, 33-57.
- Lindemann, E. (1944). Symptomatology and management of acute grief. *American Journal Psychiatry*, 151, 155-160.
- McCubbin, M., Balling, K., Possin, P., Friedrich, S., & Bryne, B. (2002). Family resiliency in childhood cancer. *Family Relations*, 51, 103-111.
- Murphy S. A., Das Gupta A., Cain K. C. & Johnson L. C. (1999). Changes in parents' mental distress after the violent death of an adolescent or young adult child: A longitudinal prospective analysis. *Death Studies*, 23, 129-159.
- Neugarten, B. (1976). Adaptation and the life cycl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6, 16-20.
- Parkes, C. M. (1996). *Bereavement: Studies of Grief in Adult Life*, 3rd ed. London, Tavistock.
- Payne, B. J., & Range, L. M. (1996). Family environment, attitudes toward life and death, depression, and suicidality in elementary-school children. *Death Studies*, 20, 481-494.



- Rando, T. A. (1993).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complicated mourning: The onslaught is just beginning. *Omega*, 26(1), 43-59.
- Raveis V. H., Siegel K. & Karus D. (1999).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 the death of a par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8, 165-180.
- Reed, M. D. (1998). Predicting grief symptomatology among the suddenly bereaved. *Suicide and Life Threatening Behavior*, 28, 285-301.
- Ringdal, G. I., Jordhoy, M. S., Ringdal, K., & Kaasa, S. (2001). Factors affecting grief reactions in close family members to individuals who have died of cancer.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22, 1016-1026.
- Shapir, E. R. (1994). *Grief as a family process*. NY: The Guilford.
- Smith, H. I. (2005). When your beloved pass away. 在安寧照顧基金會主辦，安寧療護靈性照顧研討會：悲傷——靈性轉化歷程。台北：馬偕醫院淡水院區。
- Strauss, A. & J. Corbin,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Sage Publications.
- Worden J. W. (1991).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